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十二

列傳

唐 五十二

李晟

愿 聽

憲 王

化

愬

馬燧

暢 炫

渾瑊

錫 鑣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為裨將晟幼孤事母孝身長六尺才勇絕倫年十八從河西王忠嗣擊吐蕃有虜

酋乘城晟一矢斃之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高
昇召補列將連破叛羌遷左羽林大將軍擊党項有功
授特進大厯初李抱玉署為右軍都將吐蕃寇靈州抱
玉授兵五千使擊之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遂將
千人出大震關屠定秦堡吐蕃解去進開府兼右金吾
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
績晟拔璘歸封合川郡王璘忌晟歸之朝為右神策都
將德宗立吐蕃寇劍南詔晟將神策兵往救踰漏天拔

飛越等三城

通鑑克繼茂二州
今從新舊唐書

追擊大渡河虜引適建

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攻臨洛晟為神策先鋒合河東馬
燧昭義李抱真兵攻斬楊朝光晟乘冰渡洛破悅又戰
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應悅圍趙州康日
知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引歸晟曰邢趙比壤今
賊攻趙李公分衆守不為過公遽去奈王事何燧悟造
抱真壘與交歡晟請合張孝忠兵圍范陽以救趙帝益
以神策三將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圍晟與孝忠北畧

恒州圍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以灌滔武俊悉兵赴
救晟內攻景濟外抗滔等相持五月不解遘疾甚引還

定州賊不敢逼

通鑑晟軍大敗
今據新舊書

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

天詔赴難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為重數止晟無西
晟謂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請留子
約昏又解玉帶遺其親將使諭意始得行詔迎拜神策
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劉德信自扈澗敗歸
亦次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并

德信兵勢益振李懷光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合
詔移屯陳濤斜每戰晟必錦衣繡帽指導陣前懷光心
惡之戒其持重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服欲令識之
奪其心耳懷光益怫晟使人說之進兵不納懷光復奏
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衆以為言欲晟自削其軍則
士怨易撓帝遣陸贄詔懷光與晟參議懷光曰稟賜不
均何以令戰晟曰公為元帥專軍政晟一軍增損費調
惟所命懷光不欲腹刻事出已乃止懷光屯咸陽凡八

旬陰通朱泚晟懼為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將
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為洋利劍三州刺史通蜀漢襟喉
未報吐蕃請以兵佐誅泚帝議親督戰懷光疑奪其軍
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聯壘事迫適有使至晟
乃令曰奉詔徙屯渭橋即結陣行未幾懷光并建徽惠
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從官乏食
帝嘆曰早用晟言三蜀可坐致也進晟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晟以孤軍居強寇間恐二賊合

以軋之則卑詞厚幣偽致誠於懷光而陰為備使張或
假京兆少尹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糈告具乃陳兵下令
誓以收復士皆雪涕感奮於是駱元光守潼關尚可孤
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韓游瓌率奉天邠寧師從
晟懷光始懼欲襲晟三令其衆不應

懷光令衆
據通鑑增

乃奔河

中偏將孟涉段威勇自拔歸晟詔加晟檢校右僕射兼
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
延節度招討使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

又進京畿渭北廊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神策軍及晟家
皆陷賊中左右或言及晟泣曰天子何在而敢恤家乎
泚使晟吏王無忌壻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斬之
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同勞苦終無攜怨
會諸將謀所向衆言先拔外城後清宮晟曰坊市里閭
隘賊若設伏鬪居人囂潰非計也賊精甲聚苑中直擊
心腹將走不暇則宮闕保而肆屢安皆曰善遂移壁光
泰門薄城賊將張庭芝李希倩

通鑑作
希清

求戰晟勒吳說

等縱擊華州師少賊急攻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諫而從
乘勝入光泰門賊再却尸蔽地餘衆竄白華終夜聞哭
聲明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膽已破當乘機撲滅
不可少待容其為計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
苑北神慶村先夜墮苑牆二百步為道比至賊已柵木
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當先斬公萬頃懼拔柵先
入佖繼進賊奔潰獲段誠諫大軍分道爭前姚令言庭
芝希倩猶殊死鬪晟令唐良臣以步騎奔突賊十餘遇

輒北蹙入白華賊伏騎千餘起晟率麾下百騎馳擊左
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各就禽馘泚以殘卒萬人西遁命
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
令軍中五日內輒通家問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督長
安萬年令分慰百姓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司馬佻取
賊馬二立斬以徇士民感悅誅賊黨八人於市表守節
不屈者程鎮之劉迺蔣沈趙暉薛岌等擇文武攝臺
省以俟乘輿條為賊脅汙者請以不死露布上行在帝覽

之泣下羣臣上壽且言晟蕩滌光愍市不易墜雖三代
用師茂以加帝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拜司
徒兼中書令帝至自梁晟戎服謁見三橋再拜頓首先
賀殄殲大盜廟朝安復已即跪陳不能指日滅賊致鑾
輿再狩伏道左請死帝為掩涕起之就位賜永崇里第
涇陽延平門田園女樂一列詔將相送入第帝自製紀
功碑敕皇太子書立於東渭橋初晟屯渭橋熒惑守歲
久乃退賓佐賀具言進兵昌晟曰天子野次臣下惟知

死敵安知天道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五緯羸縮無常萬一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潰矣咸曰非所及也涇州數戕軍帥晟請治不龔命者因勸耕積粟羈制西蕃乃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請李楚琳俱行欲治殺張鎰罪帝務安反側不許晟至鳳翔誅亂將王斌等十餘人宦者尹元貞擅入河中諭慰懷光晟劾其矯使罪備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纔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

示疑少則無以控禦一也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
渾瑊康日知又勞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今回
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棄強示弱以招窺覷三
也懷光既赦朔方將士應敘勲行賞府庫方虛不酬所
望愈激之叛四也諸道解還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
今河中米斗五百芻藁行罄其大將殺戮幾盡圍守旬
時勢必內潰臣請約十日糧以破賊帝方委燧瑊故不
許涇州田希鑒先亦殺其帥未討晟託巡邊詣涇執希

鑿并其黨悉伏誅具事以聞在鎮傾家貲懷輯降附得大
酋浪息曩奏封王號蕃使至息曩必在坐衣錦袍金帶
虜皆指目歆艷吐蕃大懼其相尚結贊多詐謀曰唐名
將特李晟馬燧渾瑊耳當以計去之即興兵抵鳳翔禁
虜掠陽怒曰召吾來何不出牛酒犒徐引退以是間晟
晟先使王泌選兵三千伏汧陽令擊其中軍幾獲結贊
又遣野詩良輔攻拔摧沙堡結贊屢求和未許更遣使
卑詞因燧乞盟燧上請晟適入朝力言戎狄不可信宰

臣韓滉意與合滉卒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雖詔講
解而陰不與數陳和親便密言晟不可久持兵帝惑其
言貞元三年冊拜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及瑊將與吐
蕃盟延賞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
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恥朝廷為犬戎
侮耳

延賞及晟語
從通鑑補輯

盟於平涼瑊果被劫僅得免罷燧河

東一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瓊為延賞擠抑見晟
曰以公功乃奪兵柄恐位高難全盍早圖晟執以聞四

年詔為晟立五廟高祖芝以下皆追贈他日與燧見延
英帝嘉其勲詔圖象於凌烟舊臣之次命皇太子書詔
文賜晟晟刻石於門九年卒年六十七帝震悼流涕手
詔誓以存保世嗣中告樞前贈太師謚曰忠武元和
中詔其家編屬籍配饗德宗廟庭晟性疾惡泣下明每治
軍必曰某有勞某能某事雖廝養小善必錄篤於故
舊嵐州刺史譚元澄嘗有德於晟遭貶死晟貴理其枉
厚撫其二子嘗慕魏徵直諫致太宗堯舜上司馬李叔度

曰此搢紳儒者事非勲德所宜晟曰君失詞幸備位將相
容身不言豈所謂有犯無隱邪叔度慙晟進對謬
盡大臣節出未嘗露於人理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得
見言不及公事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姑在堂婦當治酒
食且以待賓立遣還家達禮敦教類如此既卒城鹽州
復故池以新鹽賜宰執帝思晟致鹽於靈座眷遇始
終無與比有十五子知名者愿憲懇聽

愿少謙謹晟立勲時諸子尚無官宰相以聞德宗即授

愿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柱國門列戟遂父子並賜元
和初為夏綏銀宥節度政令簡嚴部人有失馬者愿懸
金署牒以購三日榜下得馬二繫書云逸至不時告謹
以良馬一贖罪愿歸失馬而縱其良四境肅然移鎮武
寧討青鄆數有功因疾以弟愬代俄節度鳳翔頗崇聲
色怠於政長慶中徙宣武先是張弘靖給軍優厚愿賞
賚不及前而操下甚威用妻弟竇綏

通鑑作
竇瑗

領親兵復

驕鷲貪躋牙將李臣則夜突斬綏愿聞變不及巾與左

右數人繼城奪野人乘馳以免城中推李齊為留後月
餘誅之貶愿隋州刺史尋拜河中晉絳等節度荒侈如
舊厚賂權近賦入隨盡蒲人怨且亂會卒贈司徒

憲與愬最稱仁孝憲好儒動循禮則襄陽于頔辟為從
事時吳少誠跋扈獨畏頔人以為得憲之助遷衛州刺
史有治行再徙絳州河中兵素仰食於絳歲租與糴常
數十萬石故教倚山民輸一車十牛猶不勝憲相地建倉
汾濱費當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絳

粟既免負載且權其贏完新倉絳人甚賴之入為宗正少
卿太和公主降回鶻為送使副還獻回鶻道里記後由
江西觀察轉嶺南節度憲雖勲伐起家所歷政績顯
著善治律令而性明恕嘗活大獄無罪者數百人卒於
官

愬字元直有籌略嫺騎射陰補協律郎遷銜尉少卿晟
卒與憲廬墓次德宗詔歸第一宿復徒跣往遂許終制
服闋為坊晉二州刺史治異等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

度高霞寓敗績代以袁滋亦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謂愬可用授檢校左散騎常侍隋唐鄧節度使至軍不為斥候部伍或以不肅言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下令曰天子知愬能忍恥第委拊循戰非吾事因斥罷倡樂士傷病者親為營護賊降者聽其便或有親在勞之曰而亦王人無棄親戚給粟帛遣還衆願為死山川險易賊情偽悉以告居半歲知士心振厲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騎二千於是攻下馬鞍山

拔道口柵戰植柵山取鑪冶城入白狗汶港柵襲楚城

朗山平青陵城禽驍將丁士良

通鑑作王士良

異其才不殺署

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

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乃禽以獻秀琳即舉文城柵

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日值往亡吏白法宜避愬曰彼不

吾虞正可擊也入外郭引還賊率精騎尾擊愬衆殊死

戰射殺其將孫忠憲

通鑑作孫獻忠

或勸乘勝攻子城不聽秀

琳進策曰欲破賊非得李祐不可愬遣史用誠候祐護

獲伏騎以羸卒誘祐果輕出禽之諸將素苦祐請即戮
愬不應待以客禮間與李忠義並召屏人語至夜分忠
義本名憲亦降將軍中多諫二人不可近遇之益厚會
繇雨數月不絕咸謂不殺祐之罰且稱諜言祐為內應
愬持以泣曰天豈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械祐送
之朝密言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還愬令佩刀出入帳
下署六院兵馬使衆不敢復言始定謀襲蔡舊令舍諜
者族愬刊其令諜反效以情時李光顏戰屢勝元濟悉

銳卒抗洄曲愬知隙可乘遣告裴度師期元和十二年

新書十一年誤

十月十日師夜起以祐及忠義帥突將三千為

前鋒自將三千為中軍田進誠

通鑑作李進誠

以後軍殿出文

城柵令曰東趨六十里至張柴殲其戍救士少休復旆而

出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失色監軍泣

曰果落祐姦計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馬慄縮士

抱戈僵仆者道相望陂澤阻奧未嘗歷皆謂投不測然

業從愬人人無敢為身謀愬道分兵斷洄曲朗山路自

張柴行七十里夜半達懸瓠城雪甚擊城旁驚驚池以
亂軍聲祐坎墉先登衆繼進殺門卒發關留擊柝者鷄鳴
雪止愬入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
洄曲子弟歸索褚衣耳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驚曰
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進誠環攻愬計元濟望
救於董重質訪慰其家使召以書重質單騎歸詣愬降
進誠火南門元濟窮蹙請罪梯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
相繼降愬不戮一人屯兵鞠場以俟度度至愬具橐鞬

迎度欲避愬言蔡人久廢上下分請示之禮遂受愬謁
觀者咸聳明日還軍文城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
道節度封涼國公賜一子五品官方禽元濟諸將請曰
始公敗朗山不憂勝吳房不取冒大風雪不止孤軍深
入不怯而卒以成功何也愬曰朗山不利可弛其備若
取吳房賊將并力守蔡存之以分其兵雪夜烽斷莫知
吾至深入人有致死心戰自倍衆皆服

語從通
鑑補輯

帝欲經

畧隴右徙愬鳳翔未發李師道反詔愬代愿帥武寧旬

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為榮愬擊賊金鄉十一遇輒勝淄
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第興寧里田弘正移鎮
州以愬領魏博鎮軍亂殺弘正愬聞素服令三軍曰魏
人得通聖化者田公力也田公撫魏七年天子嘉其仁
愛使往治鎮令鎮人敢行不道是輕魏無人父子兄弟
食田公恩其何以報衆皆哭又遺成德將牛元翼玉帶
寶劍謂之曰吾先人以此劍剪大盜吾又以平蔡寇今用
授公努力誅賊元翼報曰願盡死勒兵以俟愬疾甚

不能出師詔田布代除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
太尉諡曰武愬儉約持己昆弟席勲貴率飾室廬僕
馬獨愬處父時故院無所增始晟克京城市民安堵及
愬平蔡復踵其美晚與鄭注善失於取士論者不以揜
其賢云

聽字正思七歲蔭協律郎父吏少之不甚敬聽輒鞭之
晟竒其才長辟于頤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擢聽神策
行營兵馬使斬賊驍將憲宗詔圖狀以進盧從史持兩

端承璫用聽計卒就縛遷蔚州刺史民多盜鑄聽開舊
鑪日鑄錢五萬無敢私犯徙安州觀察使柳公綽討蔡署聽
典軍聲警賊境召為羽林將軍帝討李師道出為楚
州刺史鄆人素易淮軍聽加訓厲出賊不意趨漣水破沫
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降朐山戍餘城皆送款以功遷御
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旋徙靈鹽部有光祿渠久廢
聽決渠溉千頃屯田以省轉餉利賴甚饒穆宗立擇名
臣代裴度帥太原以在東宮時聽方為羽林索其駿馬

不敢獻乃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授檢校尚書節

度河東敬宗嗣位改義成軍太和初討李同捷時魏博

將兀志紹

新舊書作志
沿此從通鑑

潛結滄鎮反攻其帥史憲誠詔

聽出援擊殺志紹

舊書志紹敗奔鎮
州為王廷湊所殺

封涼國公蔭一子

五品官憲誠既請朝詔聽兼領魏博遷延不即赴魏人

殺憲誠立何進滔拒守聽不得入屯館陶進滔乘無備擒

擊師驚潰聽晝夜馳免輜械盡喪御史中丞溫造等

劾奏帝不罪罷為太子少師聽素賂權幸多為援助未

幾拜邠寧節度使邠署相傳不利葺垣宇聽曰將鑿凶
門而出何避治舍亟使整完卒無異改鎮武寧有故奴
為徐將不喜聽至殺其所遣親吏聽懼固辭疾用為太
子少保開成中為河中節度使帝歎曰付之兵不疑置
之散地不怨惟聽為然四年以疾求還復為太子太保卒
年六十一贈司徒聽涖官苛細聚斂以極欲或誠其盛
飾服玩答曰勲家若示衰薄恐不顯忠功之効吾欲夸
而勸之也子琢歷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顯績可稱

道後為蔚朔等州節度使徙河陽三城坐逗撓下遷
刺史卒

王必晟之甥武敢善射晟出師必必從攻朱泚於光泰
門賊鋒尚銳必與李演血戰連敗賊諸軍乘勢大振擢
授神策將在涇原擊吐蕃有功晟視必等諸子而給與
有過晟兵罷必亦入為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拜靈鹽節
度使先是吐蕃欲作烏蘭橋以過師貯材河壩朔方府
每潛遣兵發木委諸河迄不成必至虜知其貪而寡謀

厚賂之而急就功築月城以守由是歲禦寇不暇人以
咎似在鎮無檢下術多猜忌殺人召還為右衛將軍久
之卒

馬燧字洵美其先自右扶風徙汝州郟城父季龍嵐州
刺史燧姿貌魁偉長六尺二寸少與諸兄學輟策歎曰
丈夫當建功濟世寧老一儒哉遂精兵法沈勇多智祿
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使誅向潤客牛廷玠傾其
本根循許不時決祿山遣韓朝陽縊殺循燧問道歸平

原平原不守復走魏澤潞節度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
回紇歸國恃功剽肆供餽小不稱輒殺人抱玉賓介憚
往燧自請典辦具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
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小違令輒戮虜大駭比出
境帖然抱玉奇其才燧因曰屬與回紇接頗得其情僕
固懷思內樹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為黨外交回
紇將必窺太原宜早備既而懷思果與太原將謀舉其
城辛雲京覺之不克嵩自相衛醜懷思糧抱玉令燧往

說嵩與懷恩絕累遷鄭州刺史勸督農務歲一稅民甚
便徙懷州值兵後大旱失耕燧勤教化止橫調煩苛厚禮
將士之親收瘞暴齒是秋稻生於境人賴以濟抱玉移
鳳翔表燧隴州刺史州西山有道吐蕃常所出入燧聚
石種樹以障設二門為譙櫓八日畢功虜不能暴從抱
玉入朝代宗雅聞燧才名見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
使河陽逐其將常休明詔燧檢校左散騎常侍為三
城使汴將李靈耀反引魏博為援命燧與淮西李忠臣

合討忠臣戰敗將還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慎毋棄
功名忠臣乃收亡卒勢復振敗賊於西梁固燧又獨破
其餓狼軍八千田悅率衆二萬救靈耀敗永平淄青兵
乘勝距汴一舍而屯忠臣合諸軍戰不利燧出奇兵奮

擊悅單騎遁

通鑑忠臣先遣李重倩夜擾其營與
燧以大軍乘之悅不戰而潰稍異

靈耀

亦走被禽汴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不欲入汴出
舍板橋忠臣果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
秋大雨河溢吏請具舟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

家吾不忍已而無害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
兵力衰單燧募斫後數千教之數月悉成精騎造鎧必
短長三制稱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
於後行載兵甲止為營陣遇險退奔衝器用完銳居一
年得選兵三萬威懾北方建中二年入朝檢校兵部尚
書封幽國公還鎮田悅遣將圍邢州自攻臨洺邢將李
洪通鑑作李共臨洺將張仞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
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赴救燧出嶠口未過險

移書示好于悅悅以為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斬悅使以
徇破其支軍悅遣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柵
燧軍營二壘間東柵走歸悅燧即其棄柵置輜重悅與
衆計曰朝光柵堅燧攻未能即下殺傷必多吾則已拔
臨洺饗士而戰必勝術也分兵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
良等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自推火車焚柵擊斬
朝光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以銳卒當其衝凡百餘返
士皆決死悅大敗去斬首萬級俘千人獲糧三十萬斛

邢圍亦解以功加右僕射先戰燧約師勝則以家貲賞
至是殫私財頒麾下德宗詔度支出錢五千萬以償進
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救悅悅裒散
兵二萬壁洹水燧請益師詔河陽李芄以兵會次于漳
悅遣王光進守長橋扼軍路燧以鐵鎖維車數百載土
囊塞下流而渡悅知燧食乏堅壁不出燧齋十日糧臨
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抱真芄問曰糧
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今悅聯淄青恒為首尾

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當攻其必救令諸軍夜半食潛師趨魏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鳴鼓角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行十餘里悅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諜而前燧令無動除榛莽廣百步為場募勇士五千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衰燧縱兵直擊悅大敗走橋橋焚衆赴水死者不勝計斬首二萬虜三千尸橫三十里悅乘夜走魏州其將不納追騎不至乃得入嬰城自守于是李

再春以博州悅兄昂以洺州王光進以長橋皆降悅使符璘李瑤衛滔青殘兵還璘瑤亦降魏先導御河貫城燧塞其上游悅益恐遣使求助於朱滔王武俊二人方怨望乃連和悅恃燕趙援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擊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

封王舊書在滔興元元年

武俊聯兵救魏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助燧懷光未休士即與滔等戰大敗滔堰水絕官軍糧道燧退保魏縣滔等軍亦至瀕河為壘會帝出奉天燧引還太原初挹

真欲殺楊鉢，燧奏免之。及邢圍解，獲軍糧，燧自有之。抱真怒，洹之捷，軍趨魏，有突騎犯燧營，抱真勒兵不救。燧將攻魏，抱真請獨當一面，繇是逗遛。武俊畧趙地，抱真分兵戍邢。燧怒，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洺州隸抱真，抱真亦請分李晟兵隸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以私忿遷延，卒不成大功。燧遣王權以兵五千赴奉天。又令子彙及諸將子壁中涓橋帝已幸梁州，乃還。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引晉水注

城為池醜汾水環城樹柳捍隄帝還都李懷光反加燧
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共討河
中賊黨要庭珍守晉毛朝敷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招
諭皆以州降因拜燧晉絳慈隰節度使武俊之圍趙也
康日知將棄趙燧請詔武俊擊朱滔授以深趙以日知
為晉慈隰節度使及三州降燧固讓日知且言因降而
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帝嘉許燧軍次絳略諸縣降
其將馮萬興任象玉絳守將棄城遁進戰寶鼎射殺賊

將徐伯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時天下旱蝗朝士多請
宥懷光燧以懷光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
無以示天下入朝面陳得三十日糧足平賊許之乃與瑊
元光韓游瓌合兵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挺身至
城下廷光憚燧拜城上燧度其心屈徐曰我自朝廷
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復拜燧曰朔方將士自祿山以來
功高天下奈何為族滅計從吾言非止免禍立富貴未
對燧曰爾以吾為欺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

一軍皆感泣即降燧以數騎入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

王人矣

通鑑廷光將士聞燧言伏泣燧令弟堅守弗出皆諾遂進通河中駱元光招廷光廷光辱罵及

燧還乃開門

焦離堡將亦降餘戍望風遁燧濟河兵八萬列陣城下是日牛名俊斬懷光首以降誅其黨閻晏孟寶

張清吳罔等它脅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

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賜宸宸台衡二銘燧

勒石起義堂帝為題額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陷鹽夏

二州屯鳴沙及春畜死糧乏詔燧與元光游瓌會擊尚

結贊懼乞盟帝不許乃甘詞重幣請于燧明年燧偕蕃使論頰熱朝盛言宜許盟詔渾瑊與盟平涼瑊被劫僅免吐蕃歸所掠燧兄子奔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公若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伎樂奉朝請而已五年與李晟並圖象凌烟閣後病足不任謁九年十月自力朝廷英詔毋拜時晟初卒帝顧燧悲涕曰尚記與太尉晟俱來今獨見公燧疾而仆帝親掖詔左右扶去送至陞燧頰首泣謝

固乞骸讓侍中不許十一年八月卒年七十贈太傅謚曰莊武子彙暢

暢少以蔭至鴻臚少卿燧討山東時暢留京師值歲旱朝廷括商旅緡錢多入南山為盜暢客竊議事且危暢遂遣奴諫燧班師燧以聞使兄炫拘暢請罪帝貸不問但誅其客赦炫杖暢三十亦罷括商令燧卒後暢質甲天下晚為豪幸中官等侵牟以至窮困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諸子竟無室廬自託當世以暢為厚畜戒子

繼祖以門功為太子舍人五遷至殿中少監卒

燧兄炫字弱翁以儒學聞隱蘇門山李光弼鎮太原辟

掌書記甚器之田神功署為節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

政績清白燧為司徒授刑部侍郎以兵部尚書致仕卒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世為臯蘭都督父釋之以才

武積功朔方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寧朔郡王廣德中戰

沒吐蕃

按代宗本紀廣德二年僕固懷恩殺朔方節度
留後渾瑊釋之新書瑊傳釋之與吐蕃戰沒舊書

作與吐蕃戰沒於靈武皆與紀異考迪鑑白玉照輝既
殺僕固瑒懷恩自汾州度河北走朔方將渾瑊之守靈

州懷恩至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衆歸
願何可不納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
不得已納之韶以其謀告懷恩乃以韶為間殺釋之而
收其軍然則釋之實為懷恩所殺蓋武正其地也謂與
吐蕃戰沒蓋當時懷恩以吐蕃叛或用間為謀假手
吐蕃以殺之耳異辭而實一事今仍其舊而附識之 瑊

少善騎射年十一即隨父防秋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
龍駒島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授以偏師入葛祿
部破阿布思與諸軍城永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安祿山
反隨李光弼定河北殺賊驍將李立節肅宗即位率兵
趨行在至天德遇蕃軍入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破

安慶緒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
數十戰功稱最改太常卿懷恩圖逆瑊歸子儀父喪起
復朔方行營兵馬使懷恩誘吐蕃十萬至奉天瑊率驍
騎衝其陣挾一虜還夜襲殺數千人士氣大振

從通鑑以補輯

功加御史中丞後虜復入寇瑊勝之漠谷遷太子賓客

屯奉天周智光反子儀令瑊以步騎萬人下同州智光

平屯宜祿防秋大厯八年吐蕃大犯邊

新書七年通鑑本紀俱在八年

瑊會涇原節度馬璘兵次黃菩原宿將史抗違令軍大

敗子儀謂諸將曰朔方兵精天下今為虜敗奈何瑊請
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邀虜秦原悉奪所
掠而還領邠州刺史尋擊却吐蕃於方渠懷安子儀入
朝知邠寧慶兵馬留後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瑊都
知兵馬使督石嶺關以南諸軍為犄角虜引去子儀為
太尉所部析為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綏銀麟勝
州節度副大使未幾崔寧領朔方入為左金吾衛大將
軍建中四年李希烈詐為瑊交通書帝識其妄更賜良

馬錦幣涇師亂，珣率宗人子弟從。帝至奉天，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晨至日中戰不解。有芻車至，城曳以塞門，焚而戰。賊始退，靈武杜希全等援兵將至，帝議道所從出。珣謂漠谷險狹，必為賊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盧杞，言恐驚陵寢。珣曰：「泚日斬乾陵松柏，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慮希全等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帝竟用杞策，四軍皆潰。泚治攻具，益急矢石，四集如兩。晝夜不息，凡浹日。人心喘甚，或夜縫出，掇蔬供御。帝與

城對泣泚方據乾陵下瞰衣黃衣蔽翟扇宦人趨拜左
右縱慢詞指斥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
數十丈可容五百人施大輪濡氈冒革周布水囊為障
直指城東北旁構木廬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授城空
名告身千餘募突將死士賜城筆使量功以署不足則
署衣因曰朕與公訣矣有急可令馬承倩奏城俯伏嗚
咽受命時士卒凍餒甲兵弊乏城但以忠義感率羣臣
憂不支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拔去被血而戰先與防城

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深隧積馬矢燃薪以待賊乘風推雲梁進及隧而輪陷風返悉焚死者數千舉城歡譟振地是日授瑊二子官賞將校有差此復來攻會李懷光赴難乃解去進瑊行在都知兵馬使懷光反帝狩山南瑊衛入谷口擊却懷光追騎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天行營副元帥帝用漢拜韓信故事臨軒授鉞瑊將諸軍趨京師賊將韓旻拒武功瑊會吐蕃兵大破之武亭川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破賊

之日城與韓游瓌戴休顏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兼侍
中帝還宮授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由樓煩郡王徙
封咸寧賜第大寧里女樂五人將相送歸第如晟禮俄轉
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懷光懷光平檢校司空任
一子五品官鎮河中蕃相尚結贊畏瑊與晟燧欲以計勝
詭請燧求盟燧力贊可許詔約盟平涼川以瑊為會
盟使為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免自奉
天入朝素服待罪詔釋之使鎮奉天以禦吐蕃尋還河

中四年授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檢校司徒兼中書令
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謚忠武瑛通春秋漢書嘗
慕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詞不矜大性忠謹功高愈
下歲時貢獻必躬閱視拜賜常如在上前世方之金日
磾故始終為帝信待猜間不能入有所奏論不盡可輒
私喜曰上不疑我君子賢之本名日進稍顯改馬子

鎬
鑷

鎬素謙謹喜接士大夫歷唐鄧二州刺史有政譽元和

中延州沙陀部苦邊吏貪擾朝議選才幹者為刺
史任鎬延州會討王承宗義武任迪簡病不能軍擢鎬
為節度使治兵頗有法然計畧短而不務持重鎮定相去
九十里遽引兵壓鎮境賊見鎬無斥候潛師入定肆焚掠
鎬軍搖中人促戰乃出薄賊大敗而還詔以陳楚代時師
饑凍遂劫鎬家至裸辱楚馳入城始定令軍中歸所掠
衛出之坐貶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鎬隱
供軍錢幣十餘萬再貶循州卒

鍼以蔭補諸衛參軍遷豐州刺史坐贓貶袁州司馬

舊書

袁州司戶

還為袁王傅李訓鄭注之亂或言鍼匿賈餗百騎

搜捕苦辨始免而家一空文宗憐之授殿中監宰相擬以刺史帝曰是豈可以牧民念其父功富之可也宰相言鍼嘗治郡有聲乃拜壽州刺史終諸衛大將軍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十三

列傳

唐 五十三

楊朝晟

戴休顏

楊惠元

李元諒

李觀

韓游瓌

杜希全

邢君牙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起行間為甘泉府果毅從

李懷光討涇州劉文喜以功授驃騎大將軍李納寇徐州隨唐朝臣往討常冠軍懷光赴難奉天屬朝晟將千人下咸陽懷光反韓游瓌入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索軍資募士欲歸懷光朝晟父懷賓為游瓌將夜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以聞授御史中丞朝晟泣見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不可主兵懷光繫之諸軍圍河中懷賓從游瓌戰長春宮甚力懷光平帝原朝晟因為游瓌都虞候游瓌御士素寬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脅監軍

請范希朝為帥希朝時在京師朝晟陽許之約眾曰予
賀所請之當也眾稍定潛結諸將誅首惡二百餘人獻
甫始得入軍帝以希朝為副使加朝晟御史大夫貞元
九年城鹽州朝晟屯木波堡獻甫卒代為邠寧節度十
三年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且言部兵足辦
詔問前城五原用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鹽州集軍興
後蕃戎先知今調本鎮兵十日抵塞下出不意而城虜
料吾眾不減七萬未敢輕入不三旬可畢功聚糧屯卒

寇至萊野剪夷不能久留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
乃至虜知必來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水
乏有青蛇乘高下視其迹水隨而流築防環為渟淵汲
飲仰足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衆至度不能
害數日引去復城馬嶺而還拓地三百里十七年防秋
於寧州卒

戴休顏夏州人有膽畧為郭子儀部將論平党項以安
河曲試太常卿封濟陰郡公進咸寧郡王兼朔方節度

副使城邠州功最遷鹽州刺史奉天之難率部兵三千
晝夜奔赴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捍禦有功德宗進
狩梁洋留守奉天李懷光遣人招誘即斬其使嬰城固
守懷光大駭自涇陽夜遁加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
節度使合渾瑊兵擊泚偏師追至中渭橋斬首三千京城
平又與瑊趨岐陽邀泚餘黨進右僕射扈駕還都賜女
樂甲第尋拜左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弟休璿休
宴俱以將畧稱歷顯官

楊惠元平州人趨勇多權畧從軍平盧後與田神功李忠臣泛海至青齊詔以兵隸神策為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德宗初立稍繩諸鎮於是李正己田悅各增兵屯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勞遣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問故惠元對曰臣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約曰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敢違既行有司供饋於道惟惠元軍瓶壘不發帝嘉歎降璽書慰勞田悅反領兵會諸將合討戰御河奪三橋功為最

以兵屬李懷光建中四年自河朔赴難解奉天圍加檢

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史

舊書在赴奉天前

詔與李晟李建徽

及懷光聯營便橋俄晟移壘翰林學士陸贄諫帝曰晟

既慮變東徙宜託言晟兵寡藉惠元建徽為犄角以備

賊為解密論趣裝進道則懷光計無所施帝不從使李

昇往伺是夕懷光奪二軍惠元建徽走奉天懷光遣將

冉宗追及於好時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眦袒裼戰死

二子晟曷匿井中皆及害

舊書惠元及二子並投井中冉宗害之稍異

贈惠

元尚書左僕射晟殿中監曷邠州刺史少子旻字公素
好時之難被八創墮別井救免歷邢州刺史盧從史被
縛有驍卒五千潰奔旻旻閉城不納諭以禍福衆感悟
還軍憲宗嘉之遷易州討吳元濟時以唐州刺史提兵
薄申州拔其外垣加御史中丞容州蠻反授本州經畧
招討使既平進御史大夫卒贈左散騎常侍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養於宦官駱奉先冒姓駱名
元光美須髯武敢有謀備宿衛試太子詹事鎮國李懷

讓奏署副使軍中皆畏服朱泚亂遣何望之襲華州刺
史董晉棄城走望之入據元諒自潼關引兵拔其城數
日募衆萬餘軍乃振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王
權壁中渭橋相為聲援賊不敢踰渭南授鎮國軍節度
使封武康郡王先是幽隴兵出關討李希烈泚使劉忠
孝召還華陰尉李夷簡追捕及闕元諒斬以徇所召兵
不得入故華州獨完俄詔與李晟收京師元諒奮擊於
澶西敗賊進屯苑東晟使壞苑垣入賊連敗遂大潰功

成讓晟退壁近郊加尚書左僕射賜甲第女樂一子六品官尋與馬燧渾瑊討李懷光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嫚罵且為僂胡侮其祖廷光降於燧元諒遇之軍門叱左右斬之乃詣燧謝燧大怒將殺元諒韓游瓌曰殺一偏裨尚爾一殺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諒請輸勞軍錢百萬自贖瑊亦為請燧釋之貞元三年瑊盟吐蕃命元諒以軍駐潘原元諒曰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虜情多詐有急何以赴請連屯瑊以違詔不許瑊壁距盟所二

十里元諒密徙相次會日元諒望雲物知不祥嚴部伍
結陣俄而瑊被劫奔還元諒成列出李觀亦以精兵伏
險追騎乃還元諒先遣輜重而徐與瑊振旅歸帝嘉歎
賚良駟金幣賜姓及名遷節度隴右治良原隍堞湮圮
旁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休牧於此元諒與士卒培高
浚深芟榛莽闢美田數十里歲收粟數十萬斛又築連
弩臺進據勝勢列新城虜至輒北去涇隴由是又安卒
年六十二贈司空諡曰莊威

李觀其先自趙郡徙為洛陽人少沈厚寡言以策干朔
方節度郭子儀遣佐坊州刺史吳佃為防遏使親喪免
居盤屋吐蕃入寇代宗幸陝觀率鄉里子弟千人守黑
水虜不敢近嶺南節度使楊慎微奏充偏將及徐浩李
勉代鎮軍政悉倚任焉累遷大將召為右龍武將軍涇
師叛觀適番上領衛兵扈駕至奉天增募五千人列通
衢城中氣振從幸梁州以勞著帝還詔總後軍擢四鎮
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在鎮四年勵士儲糧境以寧輯

平涼之盟微觀與李元諒渾瑊幾不免是年入朝除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為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史那從禮出塞誘九蕃府六胡部落子儀遣游瓌率辛京杲擊破之進邠寧節度留後德宗出狩兵未集游瓌合慶州刺史論惟明趨赴遇朱泚兵欲還奉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於此賊敢踰我可夾攻若向奉天是引賊逼天子也游瓌曰賊分軍綴我餘衆猶能鼓而西奉天

無彊卒安能夾攻遂還泚躡至與戰不利泚兵奪門游
瓌殊死鬪乃解泚毀佛寺治攻具游瓌以寺材皆乾薪
具火以待賊攻南雉游瓌趨北堞遣將火其柵賊氣沮
帝置衛卒統軍以游瓌惟明賈隱林分典李懷光叛游
瓌白發招誘書帝嘉其忠問計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鎮
怙以為亂陛下但以衆與地授各守將罷懷光權而尊
以元功彼奚能為帝曰罷懷光而泚益張奈何對曰今
貢賦方至酬士以不次之賞其守自固邠精甲有萬臣

將之糾合四方義軍賊不足滅帝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警備游瓌不知怒罵瑊帝疑有變進幸梁州游瓌既失兵用客劉南金計招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說張昕毋從逆昕不聽欲加害游瓌陰結其將高固等伏甲斬昕懷光子孜在邠游瓌衛出之曰殺之祇速敵至懷光遂奔蒲游瓌屯七盤稟李晟節度詔拜邠寧節度使與瑊及戴休顏分扼京西險要晟入長安游瓌破泚兵咸陽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扈帝還官論功與瑊

等皆第一還屯邠寧懷光寇同州瑊敗於乾坑詔游瓌
并力破賊衆五千遂會瑊馬燧平河中貞元二年吐蕃
入涇隴邠寧游瓌追至安化遣將夜襲其營虜驚逸繼
因燧乞盟詔問游瓌對曰西戎彊則入寇弱則求盟今
侵地益深而有請詐也帝不從會盟平涼命游瓌屯洛
口盟之日游瓌令衆曰有變急趨柏泉以分其勢虜騎
追瑊見兵出解去後又寇豐義復敗之南原子欽緒為
射生將與妖人謀反事泄奔邠州中人捕斬

舊書通鑑
邠州將吏

械送京師稍異

游瓌求歸死不許執欽緒二子送京師亦原之

旋入朝素服聽命詔復位勞遇如故以請城豐義趣還軍初衆謂游瓌之朝且得罪齋送殊薄及選舉軍不安游瓌欲殺大將范希朝希朝奔鳳翔召入宿衛游瓌城二版而潰卒大掠不能禁帝用張獻甫代未至游瓌畏亂即赴都拜右龍武統軍卒諡曰襄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隸郭子儀麾下積功至朔方節度使整肅軍令士皆畏服奉天之狩首與廊坊節度李建

嶽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引兵赴難次漠
谷賊乘高縱礮發弩邀擊德宗遣援不得進希全退保
邠州賊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靈鹽豐夏節度使封餘
姚郡王將即鎮獻體要八章規切時政帝嘉納賜君臣
箴一篇尋兼夏緩銀都統建言鹽州為塞保鄣自平涼
背盟遂陷於虜為邊深患請復城之詔希全合朔方邠
寧銀夏鄜坊振武及神策行營兵三萬五千赴鹽州又
敕涇原劍南山南軍入蕃牽制執築凡六千人閱二旬

畢虜由是不敢輕入希全久鎮河西頗越法帝數優容
忌豐州刺史李景畧名出已右力加排刻帝為斥以答
其意素苦風眩增劇益暴忍誣殺判官李起將士累息
卒贈司空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從幽薊平盧軍歷折衝郎將安祿
山反從侯希逸涉海入青州田神功為兗鄆節度令將
兵防秋好時代宗避吐蕃幸陝以扈從功累封河間郡
公李晟討田悅署為都將戰武安襄國洹水功最德宗

在奉天晟率君牙倍道赴難屯渭橋軍事成商之晟鎮
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守從晟入朝代為鳳翔觀察使
俄領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歲犯邊君牙修耕戰
以備戎不能為患又城隴州平戎川號永信城卒贈司
空初布衣張汾于君牙坐客上會君牙怒吏盜宴錢汾
不謝去曰素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吏論錢云何
君牙慙遽釋吏款汾月餘謝以縑五百其屈已好士類

此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十四

列傳

唐 五十四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
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
請為忘年交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

止受新茶一串而已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

舊書作渭南主簿按

權德輿所作陸宣公文集序亦云調渭南簿

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

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

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間官事五術

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

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

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羸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

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

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
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蠹四賦曰閔稼以
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
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
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
要時皆題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為
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
襄城詔問策安出贊言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

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据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胡郃靈之精騎上黨盟津之練卒悉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則守禦失於不

足也今若使李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還李芑河陽以援東都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計之得也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

乘虛而先帝莫與為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
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
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之眾已
屯山東神策六軍悉戍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
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李希烈或負
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
何以備之陛下倘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
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

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罷京師及畿縣間架等
雜稅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
効從狩奉天機務瑱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曰數
百贄初若不經思建咸皆周盡事情中於機會旁吏承
寫不給同職者皆伏其能帝與贄語及亂故每自剋責
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帝曰此亦天命非由
人事贄退而上書曰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
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一人征行十室資奉

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
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焉加斂
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
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宮榷
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
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撥
私收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
將家者統率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

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
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
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闕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
則持義以掩思任法以成治斷矣於太速察傷於太精
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
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
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讞並興非
常之患億兆同慮惟人主獨不聞耳至使凶卒鼓行白

畫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豈徒言欺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比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京師之人固非悉通算術皆曉占

書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儉倭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於今者贊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本好推誠亦

能納諫往謂君臣一體推信不疑至愷人賣為威福今
茲之禍推誠之蔽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
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質問則窮故
頃不詔次對豈倦於接納哉贄因是極諫曰臣聞人之
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
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匹
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
於人乎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徇義輕

撫不以情則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不
盡於己而責盡於人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望誠
於後必紹而不信矣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
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人之行己必有過差
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之善愚者恥過而遂
非太宗有躬行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
而人列於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帝王之美莫大
於斯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

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
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
進言之路也聖人為治務詢衆心妄言無驗不必用質
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
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過者不必愚言甘而
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
心矣陛下又以雷同道說質問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
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

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
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
者上有六下有三大好勝人恥聞過驕辯給街聰明厲威
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
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
矣驕辯而街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
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
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矯理之說不中矣人之難知堯

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君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登況疏隔而猜忌者乎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勃

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

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草心帝然之故行在詔書始

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

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莫不感泣

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謹按通鑑輯覽

御

批興

元

下詔

四方

人心

大悅

者蓋

以太

宗之

德在

人者

而

當時

人心

亦皆

厭亂

故其

感動

之速

所謂

飢易

為食

易

為飲

而散

有從

以銷

羽翼

尤不

失濟

變機

宜耳

無識

乃

云德

宗反

正全

由文

培勸

人不知

反正

而措

施非

方滿

鎮

橫逆

如故

浸淫

以至

於唐

亡所

謂威

帝欲

明年

遂改

人

者安

在孟

子云

仁言

不如

仁聲

信矣

帝欲

明年

遂改

而術家上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草示天下復始帝乃
議更益大號贊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
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贊奏言若以術數
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
戒帝從之但改年號而已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橐付
贊使高討贊知帝執德不固欲激之使彊其意即上言
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
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使天下聞

之人人得其所欲何有不從然臣竊以知過非難改過
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
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
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
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
以為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
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帝悟即撤其署李
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

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
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
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贄與懷
光語及晟懷光妄說曰吾無所藉晟贄即美其彊雄使
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
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
不足支賊俾為犄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
帝猶豫晟徒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

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
意欲授以試官贄謂名器宜重慎止可賜以錢帛不當
酬以官帝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奏言誘人之方惟
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員外
試官雖止虛名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
重矣今獻瓜果者亦以酬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之軀命
乃同瓜果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謹按通鑑輯覽

批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民獻瓜果不過循野人芹曝之
分錢帛賚予已足相酬遽欲授以試官其昧於輕重實甚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五十四

十一

陸贄謂虛名濫施將無以為立功者之勸非惟深中當時情弊抑亦千秋為君者所當留意也俄以勞遷

諫議大夫仍為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袒伺帝亦不能容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誠大但今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亟告景刻是爭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為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使楚琳逞憾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

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存慰

之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楚琳戕即使附逆此當戡定之初明正其罪為反側子
示警所謂名正義順而德宗乃欲因勢脅代近於詭譎即
陸贄欲羈授官職亦失之養奸
豈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乎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

難元從功臣贄曰宮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
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
心結勲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
內人結裝使赴行在贄諫以為巨盜始平疲瘵之吐瘡

夷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帝
不復下詔猶遣使諭城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
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建位台宰而贄孤立一意
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曰諱陰失帝意久之不
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人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
賄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
受之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為學士入謝伏地哽
泣帝為之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為相而竇

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
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
疾貞元後憇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
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
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
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臺省長官皆久當朝選陞
下擇輔相多出其中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

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帝竟不行舊制吏部選以歲集
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至十年不被
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案牘叢淆吏緣為姦贄乃請以
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使之當
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闕白三人者更相
顧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河南
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贄請遣使賑撫帝
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又上疏極陳乃

許

謹按通鑑輯覽

即北水連四十餘州溺死二萬餘計賑撫惟恐不逮猶虞或
道且窺邊澤鴈皆按驗可得姦欺何自而生此而尚欲七
膏民困料誰恤乎況德宗昔於朔方從逆之將士尚議并
給冬衣而此淮西罹患之災黎獨靳恤之升斗前此自相
剝譯亦已甚矣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

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
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
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西輸賄幣北
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歛四方以屯疆陲猶不

能制故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畧所長行之而要
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
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
是謂觀釁而動也頃屬多故財匱人勞而欲廣發師徒
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
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啟戎心挫國威也
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

有宜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彊且以水
草為居射獵為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
中國之所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
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較其長矣
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
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反物宜者也若乃擇將
吏修記律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暴以彰吾信
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盟彼為寇則

嚴備而不求報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
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修
封疆守要害蹊蹵隨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
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
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
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
首尾難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
所長也戎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戎之所易戎狄之難也

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
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
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蓋
又有六失為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
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
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
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
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

恩情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遠調屯士分戍邊陲邀其所不能彊其所不欲廣其數不考其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而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怯

溫飽比諸邊隅不超天地聞絕塞荒亂之苦則辛酸動
容聆疆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
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矧又有
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
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屈指計歸頤待飼僥
倖者猶患還期賒緩恒念戎醜充斥乘其亂離布路東
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
豈特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

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
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
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
以自奉委其疲羸乃配諸鎮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
恣所欲得比都府聞知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
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
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輓軌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
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

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反側欲責一
有罪畏同惡者震驚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
賞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僨軍緩救者不懷於
愧畏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諸人反罹困厄敗撓者
行私而苟媚於眾例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
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効不成責將帥將帥
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解而朝
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

而不慙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課責虧度措
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
戰陳虜常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莫敢誰
何虛張賊勢上聞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
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間并日耗歛求日
繁傾家析產權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
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彊盛者莫如吐蕃
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

殊其能寇邊者無幾且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彊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虺衆失為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

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
己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
賊汎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汙朔方則分朔方為三節
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
抗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
揖讓救焚矣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
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
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

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終年勤苦角所能則練習度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粟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粟優厚繼以茶藥資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為奏請遙隸神策者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福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為

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協力同心以攘寇臣知其必不能為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籍某參佐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較其實若曰不足取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臧信賞罰受賞者

不為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
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
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閫責成之義廢死
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夾於軍情亦聽命
乖於事宜亦聽命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躊
不留息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
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為守城者以兵寡不
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

屯牛鞠椎剽矣。嗚呼！樵婦整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顧望，敗者減百為一，獲者行百為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卹罪累，陛下以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為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漢子弟願傳軍者，給為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繕完。

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為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之兵屬焉各以臨邊

要州為治所所部州若府遶東良吏為刺史外奉軍興
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

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能用也

按權德輿序翰苑集云實參納劉士

寧之路為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
協歸罷相之議於公舊書本傳云參之死勢有力焉此
即橫議者之說也贊救解實參前後凡三狀皆委曲周
至通鑑備載其語且據以辨舊書之誣今一以新書為

正班宏判度支卒官贊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

齡贊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

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憚竟以太子賓

客罷贄性畏慎及策免朝謁之外不通賓客延齡揣帝
意薄讒短百端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辯
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為刺史諭旨慰勞韋
臯數上表請贄代領劍南順帝立與陽城鄭餘慶同召
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贄入翰
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
夕進見小心精敏未嘗有過由是帝倚同類莫敢望雖
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及

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亦贊有助烏狩山南也道險
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泣曰得陸贊者賞千
金翌日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
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極言無隱或規其太過者對曰
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天卹乎精於吏事斟酌
剖決不爽錙銖既放荒遠閉門却掃人不識其面又避
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為今古集驗方五十卷示鄉人
云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十四